



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

孙家栋
PDG

2025 | 36

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

太平天国史研究

编委会主任：茅家琦 卜承祖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卜承祖	方之光	吴志明	刘晓宁
沈嘉荣	张振义	张铁宝	陆仰渊
茅家琦	易家胜	曹志君	崔之清
谭 跃			

编 审：吴志明 张铁宝

责任编辑：刘晓宁 袁 蓉 毛晓玲 鲁维敏

目 录

深切怀念我馆创始人罗尔纲先生………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1)	
他给后代留下了精神财富		
——怀念罗尔纲老师……………	茅家琦(12)	
一代宗师 笃诚质朴		
——悼罗尔纲先生 ……	苏双碧(17)	
永远的怀念 ……		郭毅生(24)
考证学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纪念罗尔纲先生……………	祁龙威(35)	
学习罗尔纲先生的治学精神 ……		张一文(43)
罗老的学者风范将长存 ……		郭豫明(46)
缅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罗尔纲先生 ……		钟阜安(49)
初识罗老教诲深 ……		陆仰渊(51)
京华夜雨访哲人		
——罗尔纲先生九十岁访问记 ……	邢凤麟(54)	
罗老对我“太史研究”工作的关怀 ……		沈雨梧(62)
永远的良师		
——悼念罗尔纲先生……………	华 强(64)	
哲人萎兮 业绩长存 ……		吕 坚(67)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近代中国社会		
——1996年8月2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亚民众		
运动史讨论会上的发言 ……	茅家琦(70)	

太平天国平等平均思想的历史启示	方之光(79)
太平天国军事法制建设探析	季云飞 肖季文(87)
论太平天国的科技成就	沈雨梧(102)
谈太平天国前期天京城的防务问题	袁 蓉(111)
太平天国北伐军怀庆解围战考实	张守常(119)
论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与实践	方之光 曹志君(131)
试论洪秀全的西方观	成晓军(143)
洪秀全登极考	姜 涛(156)
洪仁玕文学思想探析	余明侠(166)
关于曾水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铁宝(180)
太平天国“列王”小考	王国平(193)
捻党和西汉游侠	池子华(197)
哥老会起源之我见	
——兼辨哥老会与天地会、太平天国之关系	吴善中(213)
校正《洪仁玕自述》	王庆成(222)
军机处照会档中的太平天国档案	吕 坚(231)
江南大营总统张国梁	贾熟村(244)
精深博雅 革故鼎新	
——评罗尔纲先生新著《太平天国史》	邢凤麟(258)
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热”与“冷”看史学界发展轨迹	
罗尔纲先生著作目录	陈蕴茜(261)
罗尔纲先生文章目录	华 强(266)
罗尔纲先生著作目录	罗文起整理(274)
罗尔纲先生文章目录	罗文起整理(278)

深切怀念我馆创始人 罗尔纲先生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1997年5月25日17时50分，我国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我馆创建者之一的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馆干部职工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6月上旬，馆长易家胜、副馆长曹志君代表全馆同志赴京参加了6月11日罗老追悼会，并敬献了“搜求摸底史馆进佳漠十年殚心瘁力要为人间留正气；改革开放门庭聆善训廿载矩步绳趋发扬副业报师恩”的挽联，向这位先哲表达最后的敬意。在这同时，全馆同志也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悼念罗老，座谈他老人家四十多年来关心太博事业发展，指导太博学术研究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

.....

呕心沥血创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自1931年罗尔纲先生于偶然中翻出一部《光绪贵县志》，因置疑辨伪而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国的道路始，罗先生就与太平天国史结下了一生的不了缘，也就与他历尽艰辛所创建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有了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适逢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前夕，江苏省南京市史学界人士于1950年12月成立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筹备会，并通过了四项决议：举办太平天国历史展览；在当年天王洪秀全居住的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遗址树立

汉白玉纪念碑；筹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和搜集出版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当年的罗先生自筹备会成立之始，就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之中去，为创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而忙碌奔波起来。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周年》社论，同时登载了罗先生的《太平天国起义日期考证》。《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罗先生的《太平天国大事年表》。在纪念日前后，南京市在长江路天朝宫殿遗址举办了大型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并在遗址前树立了由郭沫若题写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碑”。一系列的宣传纪念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对太平天国文物、史迹保护和重视的意识。这一切与罗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

1951年8月，展览会胜利闭幕，另成立了由罗先生具体主持工作的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史料编纂委员会。在广泛发动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了史迹调查、遗址考查、文物征集、文献鉴别和史料编纂等活动。1953年3月19日，是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一百周年纪念日。罗先生将解放以来搜集、发掘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物和史料办了一个“太平天国文物史料展览”，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内正式对外展出，并亲自撰文予以介绍。随着大量太平天国文物史料的征集和太平天国历史陈列的常年对外开放，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成立的时机和条件日益成熟。于是由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南京博物院上报中央请予成立。1955年3月28日中央文化部批复：“同意成立太平天国纪念馆，请罗尔纲先生负责太平天国纪念馆事。”1956年10月1日，在举国同庆建国七周年之际，太平天国纪念馆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内正式成立。它是国家设立的唯一的太平天国专史博物馆。它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太平天国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德高望重的罗先生不仅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缔造者，也

是博物馆研究和陈列工作的奠基人。

1950年，南京组织了太平天国史料调查团，罗先生随团跑遍了南京城郊，凡是太平天国的史迹、遗址无不留下他的身影；所有征集来的太平天国文物每一件都由罗先生亲自考证鉴别，件件凝结着他的心血；而太平天国史料文献也是罗先生七易寒暑带领工作人员从各大图书馆一字字抄录回来的。

罗先生的苦心经营，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奠定了研究工作的基础，也使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初具规模。数十年来，罗先生不管在南京、在北京，始终关注着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指导其学术研究、史料编纂、文物鉴定和基本陈列。他还积极为我馆筹办大型《太平天国历史巡回展览》出力，扩大我馆的知名度。他在写给我馆领导的信中说：“纲在南京工作十五年，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纲与我馆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罗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仅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立下了卓越功劳，且为太博的发展壮大、太博人的茁壮成长倾注了后半生的精力。他留给太博的不仅是极为丰厚的文物、史料等物质文化财富，还有学之不尽的如何做人、如何治学的精神财富。

殚心竭诚考证太平天国文物史事

罗先生认为研究太平天国史，首要任务是把真真假假、半信半疑的实物、资料进行辨伪、订谬、考信，弄清事实的真相，研究工作才能深入下去。罗先生说：“就是简单的考据工作也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才能解决问题。”罗先生的考据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往往是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去考察，透过现象看本质，因而眼界开阔，思路深邃，一语中的，远远超越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思想和方法。长期以来，他考证太平天国文物资料就是应用了这一方法。此外，罗先生凭借着良好的记忆能力和勤奋好学，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大量的太平天国资料。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他为太平天国文物、资料的考

证、辨伪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如罗先生对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的鉴定所提出的指导性意见就是其中一例：

1952年，有了革命文物保护意识的南京群众向人民政府报告了堂子街李家有壁画，罗先生即前往考察。初看壁画，茫然一片，画面上没有题字，旗帜上也没有写太平天国字样，何年何人所画无法稽考。但罗先生经仔细观察，在细微处发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壁画上必须有人物或应该有人物的地方都不绘人物；二是画面上的望楼平顶不盖蓬，上下层大小相差不多，而清军望楼则成塔尖形，顶端有蓬。他又与涤浮道人《金陵杂记》所记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和对北王府望楼描绘的形状相对照，断定堂子街壁画就是太平天国壁画。罗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使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作为珍贵文物获得保护，成为我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考证和研究太平天国壁画艺术提供了指导性的实物资料，填补了太平天国研究领域里这一方面的空白。

罗先生在考据问题上不仅善于找到突破点，而且还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辩证地看问题。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经过缜密的研究，审慎地取得结论的考证可以“断案”，而对于那些存在很多可能性的说法则应该“悬而不断”，以免陷于“武断”。

罗先生在考证太平天国天历礼拜日比阳历的星期日早一天的问题上，就悬而未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考证断案思路。罗先生与董作宾先生讨论天历差错一天的问题上，从1942年冬到1984年共历时43年，虽然经过了好几个专家专心致志的研究，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多次反复，难以定论。罗先生并不凭自己研究太平天国的经验丰富就贸然断案，而是主张悬而不断，积极探索。他这种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严谨治学的精神影响了我馆两代学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事实上，我馆收藏的近万件文物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国家一、二级文物都是罗先生亲手鉴定或由罗先生亲自指导下鉴定收藏的。可以说，罗先生不仅为我馆的成立鉴定并入藏了大量太平天国珍贵文物，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支从事征集

鉴定太平天国文物的学者队伍。

处心积虑蒐集太平天国资料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料是前提、是根据，没有丰富的史料，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首先要收集太平天国史料。罗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搜集太平天国文献，且贡献甚巨。早在建国前，罗先生就搜集到《粤匪纪略》、《皖樵纪实》、《金陵癸甲纪事略》等重要史料。建国后，党和政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研究条件，罗先生在十年时间里，共发掘了太平天国资料一千二百多万字。这主要是通过三条途径获得的。第一是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两个书库及前苏南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发掘。当时称为“南图摸底”。这是罗先生的一大创举。罗先生在我馆编辑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曾详细地提到了摸底的情况：“南京图书馆颐和路藏书共有七十多万册。我们按库、按架、按排的次序，除经部之外，所有清朝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都一册一册地、一页一页地去翻阅，凡看见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就登记在簿子上，把它的库数、架数、排数、书名、著者、出版处、年代和册数等记录下来，其有特别重要的资料，并作一简略提要。通过这样有目的、有计划的摸底工作，计搜集得有关太平天国资料的刻本、稿本和抄本九百二十五种、方志七百三十种，合共一千六百五十五种，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四册。”搜集的这些珍贵资料的十分之七以上都是无名氏的著述，而这些无名氏的著作多为当事人记当时事，比曾、胡、左、李的文书保存了更多更真实的重要资料。如果按以往搜集史料靠目录的办法，就根本得不到这一大批珍贵史料。搜集的第二个途径是向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第三是到当时太平天国统治区域且文化相对发达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搜访。因为图书馆收藏资料受到地区性的局限，搜集太平天国资料不仅不能只以一两个大图书馆为限，而且还须到各有关地区进行搜访。

罗先生正是通过这三个途径，钩沉索隐，沙里淘金，共搜集到了一千二百万字有关太平天国史事的珍贵资料。他这种在搜集史料上甘心“坐冷板凳”的坚毅精神和他治学治事有绝大的耐心与不苟且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南京颐和路书库逐架逐排一册不漏的寻找史料，远非一般急功近利者所能做到。而罗先生首创的这种“南图摸底”法，不仅是搜集资料的方法，也是尽早利用搜集到的资料来研究考定太平天国史事的重要途径。

1954年，浙江绍兴泥水工人在毛儿桥三秀庵墙壁内发现了两张太平天国“合挥”。合挥分为一式两份，“合挥”两字在中央，上盖龙凤图记，登记一男一女的姓名、年岁和籍贯等。从两张合挥都只登记一男一女，而在女的姓名上又有“配妻”两字看来，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结婚证书。但是，在这两张合挥发现以前，还不曾发现过任何记有太平天国合挥的记载，在中国史籍中，也从来没有见到有把结婚证书叫做合挥的事。因此，必须有文献记载为之证明，才能作出这种叫做“合挥”的文件就是太平天国结婚证书的结论。就在这一年的九月，罗先生在南京图书馆进行摸底工作时，竟然在一个名叫陈庆甲的人所著的《补愚诗存·金陵纪事诗》中找到了答案。陈庆甲在其中一首诗咏的注解里明确提到：“男女配合须由本队主稟明婚娶官，给龙凤合挥方准。犯奸者谓之犯天条，与吸烟者皆立斩。”据此证实浙江绍兴发现的两张“合挥”确是太平天国颁发的结婚证书。由于这两张“合挥”文物的发现并得到文献印证，不仅说明太平天国结婚制度的严肃，而且反映出太平天国婚姻制度是一种基于男女自愿结合的反封建的婚姻制度。如果不是罗先生带领工作人员到书库里一本本一页页地去摸底，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发现陈庆甲《补愚诗存》这本人名、书名似乎与太平天国史事毫无联系的文献中会有如此重要的一条记载呢。

悉心指导编纂太平天国书籍

罗先生在搜集、考证太平天国史料的同时，还倾注了许多心血

指导我馆研究人员对征集抄录回来的大量有关太平天国史事的文献和档案史料进行整理、编纂和出版。这些权威、系统、极具应用价值的文献的公开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我馆从成立之始,就在罗先生的主持下,着手编纂太平天国资料。五十年代后期,已从1200多万字的史料中,选出800多万字编成《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由于《丛编》篇幅浩大,为使其中未刊和少见的资料能尽早提供给研究人员使用,决定从《丛编》中抽出180万字的资料另编成六册《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于1961年12月出版。1980年起我馆又将《丛编》重新编辑增补,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之名陆续出版。并将未出版而又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所余400多万字的资料,编成一部《太平天国参考资料》,提供给来馆查阅资料的中外学者使用。可以说,罗先生通过这一艰苦浩繁而又细致的工作,为新中国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同时,罗先生还亲自动手将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文献一一考定,精心编成《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集。其中,第一集《太平天国印书》共收官书42部,于1961年影印出版;第二集《太平天国文书》收太平天国诏旨、谕檄、书翰等114件,于1991年精印出版;第三集《太平天国文物》收太平天国公据、玺印、武器、钱币等实物168件,于1992年精印出版;第四集《太平天国艺术》收壁画、彩画、板画、雕刻等198件,于1959年彩印出版,1994年又出版了增补本,共收太平天国艺术品370件。太平天国文献四大集的出版,是目前国内外整理太平天国文献最全面、最完整、最权威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版,受到史学界的高度瞩目和评价。

此外,罗先生还对编纂《吴煦档案目录》和《吴煦档案选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吴煦档案于1953年在浙江杭州发现后上交国家文物局,1959年国家文物局将其拨给我馆收藏。吴煦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多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涉及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政治、

经济、外交以及会党活动、农民抗漕、中外交涉、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清朝官场腐败和商业、物价等许多领域。为使这些珍贵档案尽早出版，罗先生花费了几个月时间一一过目，仔细审阅，并亲自定出编辑纲目和编选体例。八十年代，《吴煦档案选编》七册出版后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罗先生在指导我馆整理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的几十年中，始终都是以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精神进行的。就是在具体的编纂方法上也是匠心独运，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中，材料众多，极其庞杂，罗先生经过慎重分析后，将其中属于全国性的资料按文体分类编为总类，列在各省区资料的前面；而各地区资料则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细分，即以省为单位，在每一省区里划分若干个专区，凡通记全省概况的作为一省区资料的总类，列在各专区之前，在各专区里面，又按文体分类，各编为若干卷。这样就使资料既集中，又有条理，便于检索，应用方便。研究人员只要根据总目就可以把需要的资料翻查出来。在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四集时也是这样。以往的太平天国文献、文书、印书、文物等相互掺杂，体例紊乱，分类不清，既不系统，又不便检索。罗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太平天国文献分门别类，一一厘定，相对集中，按类编纂，不仅条理清楚，科学系统，而且非常方便检索，这其中凝聚着罗先生多少智慧和心血啊。

高风亮节 永昭后人

罗先生不畏艰难困苦，千锤百炼，终于在攀登科学事业的高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在太平天国史辨伪考信、笺证注释、整理编纂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在理论的探讨上也多有建树。罗先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拓荒者，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也是太平天国史学界的泰斗，在学术上的成就薄海共仰。同时罗先生更是个心地无私、高风亮节、品德高尚的人，在学术和人品上都不愧为一代宗师。罗先生在治学方法上为

我们指明了道路，在为人之道上更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罗先生一生致力于做学问，淡泊名利。太平天国纪念馆建成之时，江苏省文化局热望罗先生出任馆长，可他坚辞名位，结果文化局另派吴荣成任副馆长。罗先生处处尊重领导，凡是资料整理出版工作，总是先拟好提纲征求馆领导的意见，讨论一致后才分配任务。七十年代《人民日报》发表了罗先生的一篇文章，编辑误在罗先生名字前添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头衔。罗先生见后很是焦急，立即写信给报社要求更正，虽然为时已晚，但罗先生不计名位一事在史学界已是美谈。

罗先生虽然不图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名位，但他对我们馆的那种赤诚，那种关注都是永远激励我们全体同仁爱馆敬业的精神支柱。我馆编辑出版的一系列书籍，无不是在罗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但他总是谢绝当“主编”而署单位名称，一心一意提高太博馆的知名度。他只是“乐观其成，喜而为之序”而已。应该属于他的稿费，他却分文不要，全部留给博物馆。每次给他寄稿费，他总是原款退回，一再要求把这些稿费用于太博馆的事业发展。

四十多年来，罗先生不管是否在馆，始终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成员身份，参加太史研究，关心博物馆的建设和成长，不管有多忙多累，只要是馆里的事，他都不遗余力地接待处理，回信答复。正如他自己所说：“纲始终自视为馆中工作的一员，有工作请随时吩咐，自管做好。”

在思想品德方面，罗先生以自己的嘉言懿行影响着我们馆的每一位同志；而在学术研究上，罗先生更是为培养和造就新一代的太史研究人才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罗先生自身绽放出的绚丽的学术之花，也是他默默耕耘、辛勤灌溉得到的满园春色。

罗先生不偏爱某人，他对我们馆所有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都热情给予无私的援助；他也不偏信某人，只要是正确的科研成

果，他总是满心喜悦，乐观其成。而对有误的结论，他会穷追到底，直至水落石出。他对自己的失误也是如此，他知错就认错，然后毅然改错。“喜于闻过，勇于改错”，罗先生一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做科学研究是一条艰苦的路程，是没有一步登天的捷径的，在研究过程中，是免不了常会有错误发生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欣然去改正错误，在一生不断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向前迈进，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学事业。”罗先生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对新见解，或原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新论点，只要是对的，他都欣然接受，匡正自己的失误。“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是他，谆谆教导我们，“要埋头读书，要下苦功夫，要真正掌握第一手资料……”；是他，提携后学者，将自己掌握的史料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引导他们走向科学的研究的殿堂；也是他，扶掖后进，抽出很多时间，花费不少精力，亲自写信回答中青年学者向他提出的太平天国各方面的问题，鼓励他们在学术上更专更精。

太博人没有辜负罗老的殷切期望，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太博馆已成为公认的太平天国文物中心、资料中心和陈列中心，并朝着信息中心和研究中心迈进。1985年太博馆荣获了国家文化部、人事部颁发的“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并多次被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授予“文明单位”或“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为了进一步推动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宏扬罗先生的治学精神，我馆早在1995年10月就与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联合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讨论设立“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学术奖助金”有关事宜，并把罗老在过去几十年中应得但却分文未取而留给馆里作事业发展的稿费全部捐给了此项奖助金。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奖助金已筹集到十余万元，专用于太平天国史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奖励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及编辑出版《太平天国史研究》刊物等。

正值《太平天国史研究》创刊之际，传来了罗先生去世的噩耗，

刊物编辑部本着对罗先生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向海内外专家学者、罗先生的挚友和受教的晚生、弟子征集纪念罗老的文章，作为《太平天国史研究》创刊号的重要内容，以志纪念。

根据罗先生的遗愿及其家属的意见，我馆在咨询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后，拟在南京罗先生故居，设立“罗尔纲史学馆”。该馆以罗先生捐献的一千余件文物、手稿和图书资料及当年罗先生在我馆工作期间留下的大量文献实物为基础，兼收部分国内外有影响的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学术殿堂。这是我们的心愿，也是罗先生的遗愿。1996年6月22日，罗先生在给我馆领导的信中曾真诚地说：“我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我的资料保存于馆中，那是无须讨论的。”江苏省委及南京市委领导对此也十分关心，批示“抓紧实施”。在省委副书记顾浩、市委副书记汪正生分别作出重要批示后，“罗尔纲史学馆”已于1997年7月19日正式开始筹建。今年初，我馆派人专程赴京，从罗老家属手中接收了罗老保存的太平天国文物、拓片、稿本、抄本及罗老的手稿等一大批珍贵资料。太博人满怀感情地说：罗先生以他的血肉和灵魂铸就了我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书架上一排排经典的太平天国书籍不仅是太史研究的资料，也同样记述着罗先生忠厚质朴、平易近人、高风亮节的人品；库房里一件件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物不仅是太博陈列宣传的精品，更仿佛辉映着罗先生认真严谨、一丝不苟、默默耕耘的身影；太博一位位至亲至爱的同志不仅牢记罗先生敬业爱馆的善训，更是深深呼唤着罗先生治学为公、与人为善的英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为春泥更护花”。

罗老，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执笔：张铁宝 毛晓玲)

他给后代留下了精神财富

——怀念罗尔纲老师

茅家琦

1997年5月25日，罗师走了，享年九十有七。

40—50年代，罗师曾在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80年代南京大学成立历史研究所，他又是兼职研究员。南京大学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教师，都是在罗师的精心培育下成长的。师恩深厚，噩耗传来，茫然若失。

罗师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据初步统计，他的论著总字数在700万以上，搜集、整理、主编的历史资料总字数在2000万以上。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著作字数之多，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正如黎澍教授所称道的那样：罗老是“著作最丰富的人，一个真正的专家”。

罗师走了。他是两手空空走的，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厚的精神财富，其中，如何做学问和如何做人，我感受尤深。

如何做学问？罗师教导我们，一是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精神；二是要有不囿成说努力创新的理论勇气。

罗师在辨伪、校勘、订谬以及搜集、整理、编纂史料方面做出的令人惊异的成就，正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精神的体现。50年代，三联书店陆续出版了罗师的7本著作：《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文物集》、《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这7部著作把太平天国历史上许多

混淆不清的问题，考订得清清楚楚。另一项巨大成就是注释李自成自述。他一共注释了 600 多条，共有 15 万字，注文是正文的 4 倍。他从事这项工作，一共用了 49 年的时间。罗师深有感慨地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

罗师在南京图书馆“资料摸底”这一伟大创举，也是罗师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精神运用到搜集资料上的具体表现。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藏书共 70 多万册。所有清朝道光 20 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史部、子部、集部、丛书、杂志、报纸、函牍、档案等，罗师都一册一册地、一页一页地翻阅。凡看到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就记录下来，这样一共搜集了 1200 万字的资料。

卓越的精神，艰苦的劳动，伟大的成绩，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尊敬和赞扬。长期居住在香港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南京图书馆的“资料摸底”工作，“当为太平天国史吐发不少新光，而为一般研究者的最受欢迎者，诚罗先生之至大贡献也”。

早在 1937 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中就表现出罗师不囿成说、力求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太平天国视为一场反满民族斗争，罗师在《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中论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民革命”。这是罗师凭着自己的学术功力，从实际出发，独立探索到的真知灼见。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

我还要说一下罗师提出的颇有争议，但却是实事求是的两个观点。

一是对李秀成最后的政治态度的评价。1964 年，罗师发表了一篇论文：《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李秀成是否有学习姜维的想法？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和他谈过两次话，谈话内容是哪